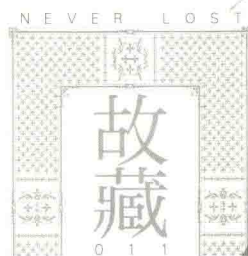


野 荒 定 禅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美】加里·斯奈德
著

陈 登 谭琼琳
译



以故为新 因典入藏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禅定荒野

[美]加里·斯奈德 著

陈登 谭琼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A CONVERSATION
WITH GARY SNYDER AND JIM HARRISON
By GARY SNYDER

copyright © 1990 BY GARY SNYD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UNTERPOINT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2-2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定荒野 / (美) 斯奈德 (Snyder, G.) 著; 陈登, 谭琼琳
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6

书名原文: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ISBN 978-7-5495-3602-3

Ⅱ. ①斯… ②陈… ③谭… Ⅲ. ①散文集—中
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4362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周 丹 黄 越

设计指导: 朱赢椿

装帧设计: 艺 冉

设计执行: 徐 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江阴市滨江西路 803 号 邮政编码: 214443)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

Gary Snyder, 一个萦绕我们心头整整十年的英文名字, 一个让我们举家留学英伦, 彻底改变我们生活轨迹的人, 一个博学睿智、平易近人, 每隔数月就发邮件、寄资料, 及时帮我们解惑的国际知名学者。从威尔士山谷到长沙岳麓山, 每次研读他的英语散文集《禅定荒野》(*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我们都会被作品中流露出的那份对大自然、对人类的无限热爱深深地折服。记忆中, 餐桌旁的闲谈、山林中的渐悟、研讨会间的争辩, 无数次的碰撞让我们彼此走进了一个共同的天地, 使我们感悟到他笔尖的荒野自然所带来的那份惊艳与神秘。读着那一篇篇清新隽永的散文, 就好像随着作者一道进入北美的丛林, 抵达阿拉斯加的冰川, 造访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的部落, 登陆日本的諏访之瀨岛, 踏上澳洲中部的沙漠。加里·斯奈德游历过许多国家和地区, 包括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等, 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天寒地冻的极地、文明世界尚未知晓的原始部落。这一切都

生动地呈现在斯奈德炽热而睿智的笔下，书中机智幽默的语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以及耐人寻味的启示。这是一本融宗教、哲学、生态、文化、神话、政治于一体的智慧之书。我们怀着对作者的敬仰感激之情，对大自然的愧疚谦卑之心，将自己过去多年的研究成果和读书的点滴心得融入到本书的翻译之中。这是一部迟来的译作，但当你阅读此书，在斯奈德的指引下重新栖居，走向荒野，入住我们的新领地时，你定会感受到那份亲临未知，偶然邂逅的惊喜。我们将书名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译为《禅定荒野》，而非国内学术界通译的《荒野实践》，是因为 practice 暗指佛教中的“修行”，亦即日本道元禅师所说：“行即道”。只有你自己亲身体验，阅读此书，才能忘却现代的焦虑，回归到本真的状态，这就是斯奈德所述的“醉于野”的精神境界。假如你已在“道之上”，不妨先看看我们的译者序，再去神游“径之外”那充满野性的荒野世界。

下面我们先对本书作者及其散文作品进行简单介绍。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是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被誉为“深层生态桂冠诗人”。他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旧金山文艺复兴—垮掉派中迄今为止创作成就最为卓著的诗人之一，曾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本诗集、散文集和访谈录，并荣获多个重要奖项，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博林根诗歌奖、列文森奖、古根海姆基金奖及普利策诗歌奖，等等。

斯奈德在中国的名气，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寒山英译诗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使得寒山成为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垮掉派和六十年代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英雄偶像，斯奈德也因此被

誉为“美国的寒山”。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语言时，斯奈德修读了华裔教授陈世骧的中文研讨课，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诗歌。在陈教授的建议下，他将二十四首寒山诗译成英语作为该课程的学期作业。由于日本禅在西方的影响日趋增大，他的寒山英译诗一面世就受到英美读者的大力推崇，至今被视为翻译与文化传播的经典之作。斯奈德对地球古老文化及中西诗歌传统研究颇深，其创作作品融入了中国的儒释道、日本神道教、印度神舞、印第安神话与信仰，以及中国古典诗歌、日本能剧与俳句、西方诗歌传统等诸多因子。年轻时的斯奈德便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前往日本研习禅宗达十年之久；参禅悟道后，他于一九六九年返回美国，一直坚持打坐禅修、身躬力行。这位现代隐逸诗人将东方习来的禅宗文化加以参悟，内化成自身的禅宗观，以此观照人生、社会和世界。禅宗文化是他思考与写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我国在斯奈德诗歌作品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相比之下，对其散文的研究非常有限，更不用说对整本散文集进行系统的研究了。实际上，散文在斯奈德作品及其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九九〇年和一九九五年，斯奈德分别出版了两部重要的散文集《禅定荒野》和《天地一隅》，隐约暗示他越来越倚重以散文的方式来唤起人们重审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斯奈德共出版有十四部散文作品（访谈录一部，书信集一部，独著散文集七部，合著散文集两部，散文与诗歌合集两部，散文与访谈录合集一部），包括 *Earth House Hold: Technical Notes & Queries for Fellow Dharma Revolutionaries* 《大地家族：对即将到来的佛教革命的扣问与记录》（1969），*The Old Ways:*

Six Essays 《古风：随笔六篇》（1977），*He Who Hunted Birds in His Father's Village: The Dimensions of a Haida Myth* 《在父亲的村子里猎鸟的人：海达族神话的特征》（1979），*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 Talks 1964—1979* 《本真之行：1964年至1979年间的访谈》（1980），*Passage Through India* 《穿越印度之旅》（1983），*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禅定荒野》（1990），*A Place in Space: Ethics, Aesthetics, and Watersheds* 《天地一隅：伦理、美学和流域》（1995），*The Gary Snyder Reader: Pro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s* 《加里·斯奈德文选：散文、诗歌及翻译》（2000），*The High Sierra of California* 《加州内华达高山》（with Tom Killion, 2002），*Lookout: A Selection of Writing* 《瞭望：诗歌散文选》（2002），*Back on the Fire: Essays* 《再度火热：散文集》（2007），*Tamalpais Walking* 《塔玛帕斯山漫步》（with Tom Killion, 2009），*The Selected Letters of Allen Ginsberg and Gary Snyder* 《艾伦·金斯伯格与加里·斯奈德书信集》（2009）和 *The Etiquette of Freedom: Gary Snyder, Jim Harrison,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自由法则：加里·斯奈德、吉姆·哈里森与禅定荒野》（2010）等。

《禅定荒野》是斯奈德的第一本汉译散文集。这部散文集共收录了九篇散文，其中有些文章曾刊登在《塞拉杂志》（*Sierra*，双月刊），《共同进化》（*CoEvolution*，季刊）和《安泰俄斯》（*Antaeus*，季刊）等刊物上。《禅定荒野》充满了魅力与智慧，在有关佛教信仰、荒原野性、野生生物、神话原型、土著部落、语言生态以及整个世界的诠释上展现了斯奈德的深邃思考与精深造诣。这些散文于一九九〇年首次结集出版，是斯奈德作品中思想最成熟、最耀眼的部分。这本散文集意义

深远，其对荒野及自然与文明相互作用方面的阐述是举世公认的重要文本。斯奈德对人类生存环境里的众多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与充分论述，如在“自由法则”，“地方、区域和公用地”，“棕色语法”和“远西原始森林”等中，强调对山水草木的保护及人与自然的融合，且提出了一条解决当今生态危机的重要路径——保护荒野和保持野性。本书根据二〇一〇年发行的英文新版（较之前版本增添了新序，稍有修改）翻译。

以下，简要概述《禅定荒野》一书各章的内容。

在《自由法则》（*The Etiquette of Freedom*）一文中，斯奈德讨论了自由的法则，提出“契约”（compact）的观念。“契约”是指在万事万物之间建立恰当关系的一种有效形式。在荒野世界中，万物生存所依赖的就是在生物圈的食物链上建立起各种关系，人类的生存应努力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不只是对人类自身，也是对所有的生物。只有通过和谐有序、同生共荣的“契约”关系，万物（包括人类）才能长久生存。斯奈德强调探究“荒野”的含义以及它与“自由”的关联。一个人若想寻获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去体悟最简朴、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世界是自然的，归根结底，也必然是野性的，因而作为自然进程的要素，荒野也会变化无常。长久以来，人们想象“荒野”为人类尚未涉足之地，尽管其本身变幻莫测，可人类仍可进入其中并幸存下来。相比之下，现代城市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最终将导致野生动植物无法找到安家之所，人类对自由的诉求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和短暂的时间内得以部分实现。

《地方、区域和公用地》（*The Place, the Region, and the*

Commons)一文提示我们,荒野和野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保护好荒野则须正确理解“地方、区域和公用地”。斯奈德的“地方”观是在当地独特性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地方”应具有一种流动性特质:它能穿越时空,而不是由地图上点线构成的国家或行政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自然区域之间的分界线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泾渭分明的,每一区域均有荒野之地。“公用地”指的是一个群体与其居住的当地自然系统所签署的“契约”。美国公有土地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具体沿袭了欧亚大陆上曾广为人知的一种制度——“公用地”。这是一种古老的模式,可用来保护和管理自然生长区域里的野生动植物;它为野生生物的飞翔与奔跑增添了大片栖息地,提供了维持荒野生态平衡的必备条件。斯奈德试图将这一作法运用到对“自然区域”的划分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可建立各种形式的有偿使用的“公用地”。

“棕色语法”一词源自西班牙语 *gramatica parda*, 表示一种大自然母亲的智慧,一种极具野性的、幽暗的知识。在《棕色语法》(*Tawny Grammar*)一文中,斯奈德重新思考梭罗在其散文《书写荒野》(*Writing the Wilderness*)中所提出的“棕色语法”之观点,讨论了文化在口头和书面传递之间的联系,并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角度来阐述生物区域实践的思想。他认为,口头文化的精髓和价值是通过长者讲故事的方式来传递的。尽管数世纪以来,“图书馆”和“大学”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库,但在这庞大而又古老的西方文化中,智慧的长者都是书本。基于这样的认识,斯奈德对自然书写进行了思考,认为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各种标记,但这并非是一个集注本档案馆中的固定文本。过于注重书籍作用的范式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假定:

在书写的历史出现以前不存在很有价值的东西。书写体系的确被赋予了优势：那些能写作的人认为自己比不能写作的人要优越；那些信仰圣经的人认为自己比信仰本地宗教的人要高贵，因而他们无视本地亦有丰富的神话和宗教礼仪这一事实。因此，语法不仅属于语言，也属于文化、文明和大地本身；这样的语法就如同森林中长着苔藓的小溪，沙漠中散落的砾石。

在《优良、荒芜和神圣》（*Good, Wild, Sacred*）中，斯奈德认为，通过对荒野之地、优良之地、神圣之地这三类土地的研究，人们能洞悉乡村栖居、生计维持、荒野保护等问题。我们对“优良之地”的理解源于农业。在这里，“优良”（如优质土壤）狭义上是指一小部分优势品种的土地生产力，故与“荒野”相对，指可栽培植物。对于前农业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认为荒野是神圣的，远古时期原始森林中的某些树林曾被视为“圣地”。纵观世界，在沙漠、丛林和森林里生活的原住民正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无情入侵。于是，他们抵制企业和财团砍伐树木、勘探石油或开采铀矿的行为。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家园，而且其中有些地方是其先辈们遗留下来的圣地。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土地的丧失意味着传统生活的消失以及文化源头的枯竭。对于隶属于古老文化的这一民族而言，他们所共享的这片领地一直孕育着神圣的生命和精灵。

散文《青山常运步》（*Blue Mountains Constantly Walking*）是斯奈德对日本著名禅师道元的经典著作《山水经》进行的精辟诠释，其标题源自北宋沂州芙蓉道楷禅师一则公案中的箴言。我国南宋时期，道元曾在中国南部海岸陡峻叠嶂的山峰居住与修行，并在这片山水之

中行走了数千里。道元禅师据此而作的《山水经》表现了有情与无情的一体无二，用桑田变沧海的事实来否定青山无情不动的看法。这本书的英译本对一些西方现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奈德在其诗作《留在雨中：新诗 1947—1986》（*Left Out in the Rain: New Poems 1947—1986*）中就把山与水之间的联系视为生物圈里生命的持续过程，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要在自然的不同方面创造联系，进行诸如大山像血管、身体像河流这样的类比，而是要认识到非整体的自然只是自然化的一种相互作用与相互转换过程。山与水的确互生共存、浑然一体。斯奈德在这篇散文中把对山朝拜的历史知识和个人经历巧妙地结合起来。

在《远西原始森林》（*Ancient Forests of the Far West*）一文中，斯奈德回忆起自己早年的伐木经历，叙述美国林业管理的历史、分析西部古树所具有的神奇生态功能、强调伐木应采取的正确方式、对林区规划应具备的敏锐见解，以及对树木砍伐应持有的审慎态度。同时，他警醒人们：太平洋西北部的沿岸森林是现在温带地区仅存的森林，而地中海和东亚类似的森林早已灭绝。斯奈德批评美国政府和各个部门的一些政策与行为给幸存森林所带来的一系列威胁，并指出森林砍伐给孟加拉国和泰国带来了毁灭性的洪灾，造成了成千上万动植物的灭绝以及全球变暖等恶性后果。他告诫人们：不久之前，森林还是一个深不可测、阳光斑斓的世界，一个不会枯竭、永恒长存的源泉。而现在，森林正在消失，原住民日益减少，我们也全成了濒危的“乡巴佬”（*Yokel*）。在斯奈德看来，世界上的树木待在森林里自由生长远比被人类恣意砍伐成木材更具实用价值。

《道之上，径之外》（*On the Path, Off the Trail*）一文主要涉及

中日文化，尤其是禅宗思想，具体体现为两个互为关联的概念：“行”与“道”。文中两个小标题“以行代寓”（Work in Place of Place）和“行之自由”（Freedom at Work）中的“行”并非指普通意义上的“工作”。它隶属于斯奈德的一个特殊术语“the real work”，指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人们所做的一切真实之事，既包含身体在客观世界中的“行”，又包含心灵在主观世界中的“行”。它既是“身”（body）、“行”（practice）、“心”（mind）的高度浓缩，又是对大标题《道之上，径之外》的具体阐释。关于“道”，斯奈德认为，整个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密织交错的道之网。“道路”意为有迹可循，引领你去某地的“线路”。在中国，自然和实践过程是用“道”或“路”的词语来描述的。汉字“道”本身就意指“路、径或引领/遵循”。就哲学层面而言，“道”指的是真理的本质和方式。斯奈德强调禅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寻求真理、超越自我的途径。但是，修炼、训练以及奉献不应局限于寺院或禅修，因为有些真知灼见也源于非寺院的经历，如可从工作、家庭、爱情和失败中获得。我们不应忽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所存在的生态上的及经济上的关联。诚如道远禅师指出：“行即道”。登山运动员攀登顶峰的目的在于一睹壮美之景，享受合作之趣，体验爬涉之苦。然而，“道”引你至山顶，让你亲临未知，邂逅惊异。真正的快乐源自不遵循常人所走之路。

《和熊结婚的女人》（*The Woman Who Married a Bear*）一文是斯奈德根据美洲土著人中盛传的关于人与其他动物交配的神话而撰写的故事。这个故事大约有十一种版本。斯奈德在故事中不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重述了人与熊的婚姻神话，而且以现实的笔触告诫人们应正

确认识熊的生活以及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此外，斯奈德还回叙了他在一九七七年亲眼目睹美洲熊在林中跳舞的场景，揭示了神话可以影响现实生活，有助于人与动物间友好桥梁的构建。通过《和熊结婚的女人》中人与动物的彻底融合，斯奈德的作品展示了传统与创新、神话与现实的交合。在斯奈德眼中，若想保护荒野和保持野性，就应力图消除人与自然环境及野生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融合。

在《生存和圣餐》（*Survival and Sacrament*）中，斯奈德指出，现实中每一物种都如朝圣者一般，历经了四十亿光年的进化。因而，任一物种的灭绝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漫漫长路，有如此之多的动物曾伴我们同行，其生命的终结自然给我们留下无限的伤痛。斯奈德指出，人们只了解自己所认知的事物。在他看来，认知分两种：一种是主体置身于真实情境之中，对一切都熟知的状态；另一种则源于主体对荒野的追寻，一个人背井离乡，走进一片危机四伏、野兽成群、充满敌意的异族的原始荒野里去探寻；然而，正是荒野给了人们自由、扩展和释放的天地。从精神层面上来看，荒野要求个人拥抱他者，如同拥抱自己、跨过界线。这不是简单的与他者“融为一体”，而是在内心深处，精致微妙地坚持事物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人类自古以来就是通过剥夺其他动物的生命而得以生存的，但原始人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不伤害”戒律。他们懂得，剥夺其他生命必须心存感激、真诚关爱。任何人都可根据他们自己的传统方式进行感恩，并赋予其真正的含义，甚至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感恩方式。

斯奈德感兴趣的是那种认为文化本身具有野性元素的看法。他认

为佛教的教义主要关乎修行，而修行意味着进行深思熟虑、持之以恒、自觉主动的努力，更好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现实世界的运行方式。“世界”除了人类很少的一点干涉外，本质上还是一个野性的荒野。正是我们生命中天性（野性）的一面支配着我们的呼吸与消化，所以当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时，便会发现原来它也是深邃智慧的来源。

荒野常被“文明”的思想家视为野蛮和混乱而加以排斥，可实际上荒野既合乎规则又随性自在，呈现出十分真实的面目。荒野作为文明不曾涉足之地，濒临灭绝的物种能在此寻获栖息之所，心神疲惫的现代人能在此追寻自然与精神的家园。荒野有种神圣的价值，能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一种新颖、本真的对话，使人类对天然淳朴怀有敬畏谦逊之心。

《禅定荒野》是我们合作翻译的成果：“前言”、《自由法则》、《棕色语法》、《青山常运步》、《远西原始森林》、《和熊结婚的女人》、“致谢”均由陈登翻译；而《地方、区域和公用地》、《优良、荒芜和神圣》、《道之上，径之外》、《生存和圣餐》则由谭琼琳翻译。另外，各篇的注释、查证和统稿由谭琼琳负责。翻译此书时，我们两人分工协作，做到相互审阅、共同协商、互为修改，以求更准确地理解原文和传达原意，且力求译作在行文风格上大体一致。译文几易其稿，字斟句酌，尽管如此，仍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衷心希望此书的读者能提出宝贵的批评与建议，以便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最真挚地感谢斯奈德本人在过去十年里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我们二〇〇九年回国后每年仍不断收到他本人从美国邮寄来的亲笔签名的著作和相关评论的文章。同时，感谢国际知名学者墨菲（Patrick

D. Murphy) 教授的关心和解惑。此外,我们还特别感谢几位研究生帮助校对译稿并参与讨论,他们是仇艳、谢之昀、廖中慧、张子茉、张新宇、邓瑛瑛、廖志华、孙彦娜、毛琴、周宁。为了确保译文质量,周丹编辑和黄越编辑对照原文认真细致地进行校核,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让我们肃然起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陈登、谭琼琳

二〇一三年三月于长沙岳麓山

cdchen@hotmail.co.uk

joantan@hotmail.co.uk

前言

每一个人，尤其年轻时，都会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我是谁？此时此地我在做什么？周围正在发生什么？我在一个小农场里长大，农场位于北美太平洋西北的龟岛上，附近是盛产鲑鱼的普吉特海湾水域。

“周围正在发生什么？”我当时提出的这—问题是针对地球上最大的温带森林正遭受无休止的恣意砍伐而发出的质疑。

太平洋西北海岸生长着一望无际的参天大树，那是一片辽阔的生态林，植被覆盖范围甚广。稍远的南部还长着红杉林，它们一起构成了世界上最繁茂的针叶林。欧裔美国人的介入影响了这片野生植物的奇异演变过程，他们很快就破坏了这些百年老树的生长，将其转变成那些迅速崛起的西部海滨城市里的一栋栋房屋。对我而言，“我是谁”这一问题与我年轻时生活在一个扩张的社会里休戚相关，那时我对所处环境的过去和未来还茫然不知。我们在乡下的农庄离原始的野生世界非常近，近到我能直接领悟到来自沼泽、森林和高山的启示。后来，

随着对知识的学习，我愈发增强了这种体验。于是，我开始热衷于研习历史和自然史，专了解压迫和剥削的进程。

十七岁左右，我加入了荒野协会（The Wilderness Society），该组织至今仍运转良好。稍后，我又参加了一个名叫“短角鹿”（Mazamas）的登山俱乐部，其址位于俄勒冈州。当时的我不仅是一名登山者、林业季节工（工作内容包括砍伐树木），还是一名野生环境保护者。多年来，我一直在山林工作，走遍了美国西部的山脉和森林，后来去了日本的山林；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尼泊尔时，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待在山林里。我穿梭于北美地区，为少数团体和小部分人群开办工作坊，讲授一些（有关野生世界的）规则、知识和技能。我认为，这些对于理解野生世界那残忍野蛮而又井然有序的原始状态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从阿拉斯加内陆到曼哈顿和东京的市区，我与许多人探讨了有关生态学、濒危物种、原始社团、东亚宗教和环境策略的问题。这些文章就是讨论和思考后的成果。

本书的另一方面是对灵性的思考。我所走的路遵循了古代佛教之道，此道至今仍与万物有灵论和萨满教的起源有着一定的关联。尊重万物生灵是这种传统里最基本的部分。我努力向别人讲解这种传统教人如何进入冥想，如何进入心灵中的野性之处。正如我在其中一篇散文里所提及的，语言本身甚至就可以被看成一个野生系统。

书中还有一个关键词——修行（practice）：这意味着要有意识地进行持之以恒和自觉能动的努力，更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实世界的运行方式。这个“世界”，除了人类一点很少的干涉外，本质上还是一个野性的天地。正因为我们生命的天性（野性）支配着我们的呼吸